



莫言故居

“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、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，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的，是希望”

童年的苦难是作家的摇篮

高密莫言研究会 提供资料 本报记者 宋昊阳 整理

胶河边的童年

1955年2月17日，农历的羊年正月二十五，莫言出生在河南岸一座古旧的土屋里，他是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，在他上边有大哥、姐姐、二哥。

1958年，莫言3岁，“大跃进”开始了，家没有了，铁锅和带铁的东西全都充了公，五间屋打通了，里边住满了大炼钢铁的陌生人，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，连上小学的姐姐和二哥也都背上了书包去背矿石了，只有他和



童年的莫言和他的堂姐。

堂姐跟着奶奶住到大栏村姓陈的房子里，吃饭从食堂里打着吃，那饭实在是难以下咽，至今难以忘却。

1959年莫言4岁，大栏和平安庄连在一起吃大食堂，吃饭的时候要到公共食堂去打饭，打开水，提着瓦罐打稀饭。莫言跟着村里的人提着个热水瓶去打开水，走着走着摔了一跤，热水瓶打碎了。当时的农村，热水瓶是个非常珍贵的物品。莫言吓得跑掉了，钻到一个草垛里，一个下午没出来。母亲到了晚上才在星光下找到他。看到母亲不像是要打他的样子，莫言感动又委屈。

1960年秋，正是人们吃不饱的年月，在那挨饿的年代，可吃的东西都吃光了，村里天天有人饿死，莫言的

姐姐已经退学，专门挖野菜供全家人吃。一个下午，放了学的莫言，跑回家里，扔下油灰的书包，看到“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，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，捶打野菜的情景。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，溅到母亲的胸前，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。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，沉闷而潮湿，让他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。”(莫言语)

莫言抄起紫穗槐条子编成的筐子，一溜歪斜地窜上了屋后的胶河大堤，他要挖一种叫“齐齐毛”的野菜，这种野菜叶子边上有毛，味苦，但人们没有东西好吃，只好吃它。河堤在夕阳的紫红色的亮光中向东无限地延伸着，莫言看着它出了村子，一直延伸到胶河农场的自来水塔后面，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遥远的天际。河里是静静流淌着的蓝绿色的水草，一群杂毛的野鸭在靠岸的水边追逐着，不时将嘴插在水里泥里呱呱唧唧地吃着什么。几只野鸭仰着脸朝着莫言叽叽喳喳，似乎还在嘲笑他有一天挑水上河堤时，连人带水桶滚下河的情景。野鸭也是记仇，那天滚下河，砸得那只漂亮的母野鸭还是轻了。他涉过河水，往远处的田野走去。

冒着挨揍危险读书

莫言的父亲是个十分严肃方正的人，对莫言读闲书是反感的。莫言经常把书藏到草垛里，冒着挨揍的危险钻进去读，有时还替人拉磨换书来读。有时钻进草垛读书忘记了割草喂牛，身上被蚂蚁虫子咬得全是红点。

晚上，全家人点一盏煤油灯，那盏煤油灯挂在堂屋的门框上，灯火如豆，莫言只好踩着门槛就灯火读书，日久天长，门槛踩出了一个凹槽。莫言东翻西找。有一次终于找到了二哥借来藏在猪圈顶棚上的欧阳山的《三家巷》，为此被马蜂蛰肿

了眼睛。本来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忍着疼痛，偷偷地读得如痴如醉，神魂颠倒，读到区桃牺牲了，趴在自家的牛栏上呜呜地大哭了起来，在语文课本空白处写满了“区桃”。被老师发现了，说，唉，你这个孩子，思想怎么这样复杂啊？

学校的老师器重莫言还是因为莫言的作文。有一次，作文题是运动会记事，莫言不像很多学生那样记流水账，面面俱到，而是把面上的事一笔带过，然后重点写了两支篮球队怎么样比赛，重点描写了一个陈老师的制作，表情，汗珠，以及他的身影和天上燕子的影子重叠起来等。老师在他的作文上点了许多赞美的圈圈。

有一天放学，老师留下了莫言，吓得莫言屁滚尿流了：因为根据经验，放学后留下定是惩罚。老师将莫言的作文拍在办公桌上问，你这篇作文是从哪里抄来的？莫言说是自己写的。那你当场给我再写篇看看，题目就是《抗旱》。莫言铺纸持笔，当场开写，连追带炮，云山雾罩，一会写小伙子往地里推冰块，一会写老汉打深井，“双臂一撑，车轮飞转，一声呐喊，冰块翻滚”，老师看完说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就你这副气死画匠的模样，想象力丰富，竟然也能写好文章。

孤独恐惧的影子

有一次，莫言在课后说，学校是监狱，老师是奴隶主，学生是奴隶。此话被有心的同学告到了校长那里，学校给了莫言一个警告处分。莫言得了个处分，怕家里人知道，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成了莫言的一块心病。看到父亲的一个眼神不对，就猜疑，是不是知道了？看到老师和父亲在路上打招呼就害怕，看到姐姐们一起到学校玩耍就紧张。

村里一个姓薛的滑稽的老光棍经常到学校南墙晒太阳，知道学校发生的大小事情。他对莫言的父亲

说，你儿子了不得，在学校造反，还得了一个“特等奖励”。父亲回来质问，把绳子浸到水缸里要打，莫言说再打就去跳河，爷爷也来阻拦，一个孩子家说句话就上纲上线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父亲说不打了，叹了一口气说，你还是活着吧，死了，这个世界上就缺少了一个祸害精，只要以后改了就行。

莫言逃脱了一顿痛骂，一场臭揍。心里倒真的不安起来，发誓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为了挽回影响，莫言从此小心谨慎，冬天拿柴草帮老师生炉子，夏天帮老师喂兔子，放了学帮老贫农挑水扫院子。但反而被有些人认为是伪装进步，印象改变收效甚微。



莫言故居



莫言故居

一个夏日的中午，莫言到教室午睡，怕影响到其他学生的休息，莫言本能地脱下了父亲给他做的木板拖鞋，赤脚走进了教室。这件平常的小事，被中午执勤的王兆聪老师发现了，王老师把此事提到了学校的办公会上。王老师家里是烈属，在学校里地位很高，说话很有分量。王老师力排众议说：莫言内心良善，品质优秀，学习良好，要给予学生改正错误的机会，以前的处分可以撤销。莫言知道后感激涕零，百感交集。后来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这个撤销决定时，莫言哭了。

1966年莫言上了5年级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。莫言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，在那些极“左”的年代，中农只是革

命的“团结对象”，是没有社会地位的。加上大爷爷家是地主，一个堂叔在台湾，全家总感到抬不起头来，只能逆来顺受地过着艰难的日子。因为成分不好，加上文革中的表现，莫言离开了学校，这个低调、平淡、沉默、瘦弱的学生就再也没上过学。中学更是不可能上了，当时大栏联中就在本村小学的路南边。

莫言后来说：回顾往昔，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、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，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的苦难，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，而且还成为一个写小说的。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？那就是希望。